

中共苍南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苍南革命故事选



8
7

编 者 的 话

在普天同庆香港回归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76 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0 周年之际,我室编辑出版了《苍南革命故事选》一书,现已出版发行。

本书的内容主要反映本县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苍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外国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及匪特进行英勇不屈斗争的动人事迹。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辅助教材。

本着写真人真事的原则,在不偏离真实人物、事件的基础上,对个别情节进行适当描写,以增强可读性。

利用党史资料,编写革命故事,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编写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7 年 7 月

苍南革命故事选

目 录

觉醒.....	(1)
虎口拔牙.....	(8)
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	(17)
红军洞	(23)
畲乡怒火	(27)
女红军认亲记	(34)
奇袭八岱宫	(40)
雾中突围	(47)
铁骨铮铮潘世雅	(50)
谈判	(55)
戏台下的一场闹剧	(65)
“狗”咬“狗”	(70)
霞关起义	(73)
血洒青山	(79)
木刻家林夫	(84)
朱程血战王厂	(90)
巧借黄金	(95)
灵溪缴枪记.....	(100)
春绿江南.....	(110)
保卫新政权的一次战斗.....	(118)
痛歼顽敌.....	(126)
东海红纓.....	(134)
大海湾歼敌战.....	(142)

觉 醒

在苍南县东部沿海，有一座 6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它就是当今被誉为“商标文化城”的金乡镇。

旧时的金乡城，周围是坚固的城墙，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供人们进出。因为是个主要的商贸集镇，所以每天进城赶集的人很多。有买的，有卖的，人来人往。城中心有个形似城楼的建筑物，叫文昌阁，听说旧时学子们想求取功名，都到这里求神保佑。几百年来，到底有多少人从这里求得了功名，谁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可是这里是当时平阳县的新文化传播发源地，这倒是真实。

1919 年 5 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并得到各大城市工人的积极支持。浙江省的一些城市和县城也先后掀起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浪潮。

6 月，校址设在文昌阁内的金乡高等小学教师陈奏青有事前往温州。办完事后，他想买点东西带回家，便匆匆忙忙地赶到五马街。不料，所有大小商店一概关门。店门上贴着写有“一律停业，与学界一致行动”、“抵制日货、开辟国货市场”等等标语。连续走了几条街道，都和五马街一个样。一打听，才知道是温州市各界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正在开展“三罢”斗争。

对于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陈奏青曾有听说，至于引起各地各界如此大规模的响应，今天是首次耳闻目睹。他对眼前的罢

市觉得很新鲜，也很佩服。全体商人能如此心齐地放弃生意不做，支持学生运动，可想学校的罢课斗争肯定有另一番的情景。毕竟是个教师，职业的责任感驱使他不能不到学校去看个究竟。将走到第十中学时，迎面来了两个人。他一眼认出，正是在自己学校毕业后，到温州第十中学读书的金乡学生陈式纯和胡天民。

“式纯，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你们！”陈奏青老师惊奇的问。

“啊！是陈老师，你怎么来啦？”陈式纯和胡天民一边打招呼，一边快步跑了过去，一人一边，紧紧牵住陈奏青的手，走进了第十中学。

来到学生宿舍，陈奏青问：“学校快放暑假了吧？”胡天民说：“本来这个星期考试，下星期放假，由于最近几天，全校师生忙着搞示威游行，加上这两天罢课，看来放假的时间要推迟一周。”

胡天民说完，陈式纯立即接着说：“老师，这游行真的太有意思了，刚开始，那些警察还出来阻挠，我们据理力争，他们只好乖乖地退了回去。我第一次感受到学生们组织起来的力量，这就是爱国的力量吧……老师，我们那边也搞起来了没有？”

“没有，至今还是无声无息。”陈奏青回答。

“天民，我们那边封建思想太严重了，也该冲击冲击。等放假后，我们在温州读书的这些学生回去，帮助老师一起发动，首先来一次大游行，造造声势，然后再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老师你看行吗？”陈奏青回答：“行，我这一回去，先做做各校教师的工作，如准备时间来不及，下学期一开始就进行。”

他们越说越投机，不觉日近中午，陈奏青告别起身。陈式纯和胡天民一起送他到校门口。

一个星期后，学校放假，陈式纯等一班同志从温州和瑞安等地回到金乡。一到家里，他们首先忙着去找陈奏青。陈奏青告诉

他们，从温州回来后，他向校长作了汇报，校长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学校已经放假，立即发动游行有困难，暂时先个别去做工作，等新学期开始后立即行动。陈式纯觉得这话并非无道理，于是吩咐大家分头去拜访各位教师，顺便通通消息。

两个月的暑假转眼过去，新的学期将开始，陈式纯等人又要离开家乡，到温州读书了。临走的那一天，他们登门拜会了陈奏青老师。了解到几所学校的校长和教师都很支持，近几天内，将召开一次会议，成立爱国游行筹备委员会。陈式纯和同学们听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金乡高等小学的一个教室里，坐着20多个人。其中有高等小学、西北区国民学校、东南区国民学校的教师，也有城内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是应邀前来参加爱国大游行筹备会的。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奏青为筹委会主任。三所学校的校长和几位教师为委员。并把游行的时间定为10月10日。

半个来月时间一晃过去，10月10日这一天，金乡城的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东西南北四城门的城楼上插满了各色彩旗，沿街两侧的墙壁上贴着许多写有：“打倒列强”、“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等各种标语。上午8时许，文昌阁内早就挤满了人。高等小学的操场上，三所学校的300多名师生手擎彩色标语旗，排起了整齐的队伍。队伍的前面有个临时搭成的讲台，台上只有一张课桌，桌上放个铁皮喇叭筒。台下两侧分别列着两支鼓乐队。

8时30分，爱国游行即将开始，筹备会主任陈奏青走上讲台。他首先向台下鞠了个躬，然后拿起喇叭筒，放开嗓门说：“同学们，乡亲们，为了响应五四运动，今天城内各所学校师生集合在一起，举行盛大游行，这是金乡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五四运动虽然已过去几个月了，但与外国列强的斗争还在继续。国家是我

们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人民是中国的人民，决不能让外国人来统治。我们不是为游行而游行，目的是唤醒广大群众，激发爱国热情。现在我代表游行筹备委员会宣布，爱国游行开始！”话音刚落，台下爆发出阵阵掌声。

随着陈奏青“出发”的一声令下，一时间，台下鞭炮齐放，鼓乐齐鸣，游行队伍先后有序地走出校门。走在最前面的是20多人组成的旗手队，各色绸布制成的彩旗随风飘扬。紧接着是鼓乐队，最后是师生队伍。他们一路上高呼着“坚决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欢呼五四运动胜利”等口号，沿着城内各条大街行进。所到之处，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有的还举起自制的小旗，不断地向游行队伍挥动着。10时许，游行队伍到达玄坛庙，按预先计划，在这里举行一场演讲会。西北区国民学校校长张秀觉首先上台演讲。他向全体师生和台下群众简要地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当讲到北京有的学生当场咬破中指，用血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字时，台下立即响起“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声。东南区国民学校校长鲍安也上台演讲。他说：“五四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坚决与卖国行为斗到底。可是时至今日，平阳县内，官商勾结，恶霸横行，日货、洋货充斥市场，中国人买不到中国货，这是决不能容忍的……，中国的土地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不可以低头。”说完台下又响起了阵阵掌声。

演讲结束后，队伍出了玄坛庙，沿着大街小巷继续游行。一直到中午12点，才结束。

自反帝大游行后，人们谈论的热点，开始转到了国家兴亡的话题上来。有的说，北京学生真了不起，一游行，政府就不敢签字

了。有的说，光靠学生还不够，不是工人们都支持，青岛早已落入日本人手中。更有胆子大些的，干脆说不打倒卖国政府，中国人早晚会当亡国奴。

不久学校放寒假，陈式纯和同学们回到金乡。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抵制日货活动。

腊月的北门码头，装货、卸货，人来船往，把一个小小的码头挤个水泄不通。人群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码头检查货物的几个年轻人。他们是刚刚成立的金乡反日救国会会员，专门在码头查扣日货。又有一条船靠码头了，一个十六、七岁，学生打扮的男青年跳上船。他，就是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刚从温州第十中学放假回家的陈式纯。只见他走进船仓，仔细翻看着每一袋、每一箱的货物。忽然，他发现一条布袋上印有“东洋白糖”四个字，立即向码头上另一个学生招了招手，说：“天民，你过来，这里有袋日货。”胡天民一听船里有日货，即刻跑了过去。

“船家，对不起，你的这袋白糖暂时扣留了。”陈式纯非常和气地对划船人说。

“哎，这怎么行啊，这货物不是我的，我不过是替人家载货的，把它扣留了，叫我怎么交代？”

“这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作过多次宣传了。货主来了，你就说是救国会扣的，因为我们这里不允许卖‘日货’、‘洋货’”。

“这是为什么？”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问你，帝国主义掠夺我们的原料，就地加工后，又高价卖给我们，占领我们的市场。长久下去，我国的工业就会更加落后，无数的白银将流入列强手中，你说能这样下去吗？”

“那你可以留下一张条子吗？”

“当然可以。”陈式纯一边回答一边叫胡天民写了一张收条交给了船家。

在另一条船上，救国会员郑克之、陈志枢和高等小学的几个青年教师也查出了不少“洋粉”、“洋纱”和“洋布”，同样也作了暂时扣留处理。他们把查获的这些“洋货”运到高等小学内。

经过几天的连续检查，从码头上进来的“洋货”基本绝迹。而在城内的各家商店里仍然存有许多禁止销售的“洋货”。查禁商店里的“洋货”要比在码头上检查更为困难。有些店家生怕自己的商品被查获，把它藏了起来，有的还拒绝检查。救国会员们决定以宣传为主，告诉店家不得再进“洋货”，不然将作没收或销毁处理。

大仓桥是城内商店最为集中的地段，在一家百货店里，陈式纯和同伴们正认真地对该店里“洋布”、“洋火”、乒乓球等“洋货”作了一一的登记。店主以为要没收，恳求说：“这些货我是以前进来的，卖完了，决不再卖，请放过这一次吧。”陈式纯告诉他：“这些货允许你销售，不过要限期一周内销完，销售不完的报救国会处理。”

陈式纯正和店家讲话时，对面的一家南货店里，几个救国会员和店主正争得脸红耳赤。陈式纯过去问明情况后，原来店主说自己的面粉和白糖不是“洋货”，不让救国会员们按规定处理。面粉和白糖都是散装在缸里的，又没有标签，一时难以辨别。拿不出确实证据，谁也不服气。陈式纯想了想后说：“好了，这样吧，这些货物暂时先予登记，不能出售，等送到温州鉴定后，再作处理。”店家见救国会员们不肯退让，又自知有亏，也只好答应。

几天后，鉴定已经出来，南货店里的面粉和白糖均为日货。为了严厉打击不法商贩，救国会决定将这些商品从严处理，予以

没收。从此以后,大多数群众通过查禁“洋货”这一宣传活动,开始自觉地不买“洋货”,金乡城内店铺里的“洋货”也逐渐消失了。

故事说到这里并未结束,后来,陈式纯等一班同学又在金乡城内创办了“旭社”,分设新曦书报社和“醒狮化装演讲社”,自编自演现代剧目。从此,新文化、新思想便开始在苍南大地上传播开来。

杨学胜

虎口拔牙

每当傍晚，总有一些人要到金乡中学散散步，观赏日新月异的校容。但是，除了白发老人，又有谁还会知道这座新建的金乡中学，过去曾经是一所古老的关老爷庙，并且还是专门关人杀人的国民党警察所呢！

解放前，一提起关老爷庙，人们就会说：“进了关老爷庙，非打就是吊。”因为当时这个国民党警察所的警察，整天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弄得整个金乡鸡犬不宁。关老爷庙的两个长廊每天总有不少卖柴的、卖瓜的、抗粮抗丁的、有共党嫌疑的“罪犯”被关了进去。进了这个虎口，非倾家荡产就别想活着回来。但是，历来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家伙，哪一个还能逃得过人民对他的惩罚呢？

就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人民的铁拳砸碎了这座警察所。那正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的第二年，国民党大搞它的“清党”“清乡”，略有嫌疑者“格杀勿论”。平阳江南农民革命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夺取枪支，武装自己，狠狠地回击敌人，农协会决定干掉这个警察所。

一九二八年六月廿八日清晨，白沙农协会会员老杨准备深入虎穴，摸清金乡警察所的情况。农协会为什么要派他去呢？因为前几天，老杨的一个表弟到金乡卖田鸡，警察将他的五斤田鸡拿走，只给了五个铜板，他表弟顶了几句被抓了进去。今天可以

借此机会去探望一下，这是其一。其二是老杨有个同学在那里当班长。提起“同学”二字，大家可能认为老杨还是个知识分子。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念了一年半私塾。在私塾中跟这个班长算是“少年同窗”。这个班长有个绰号叫“刘歪鼻”，那是他在十五岁时偷了人家东西被发觉后，鼻梁骨给打伤了，如今留下了这个恰如其分的绰号。这个同学虽然不算“心腹之交”，但老杨在他身上多少还有点“恩情”。今天准备通过他为表弟讲个人情，同时可以乘机完成侦察任务。

老杨今天的打扮，象个乡村富人。他左手提着十来斤田鸡，右手提着两大包礼物，大步向关老爷庙的大门口走去。站岗的警察将长枪一横，打着官腔喝道：“干什么的？”老杨不慌不忙地答道：“找你们刘班长有点事。”警察见来人大模大样，因而不盘问，便叫人去报告刘班长。

班长刘歪鼻一出来，对这位不速之客虽然不明来意，但一见手中的礼物，便垂涎三尺。于是就将贵宾迎入内室，泡茶递烟，热情招待。

老杨深入魔窟，心情十分沉重。他一面要对作恶多端的敌班长称兄道弟；一面又要不露声色地抓住时机掌握敌情。当两人拉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后，刘歪鼻就迫不及待地将田鸡拿到伙房去了。这时，老杨立即对这个小小关老爷庙进行细致的观察：大门进来要经过池塘上的小桥才能入内。经过粉刷的正间是办公室，一个穷凶极恶的警察正在审问一个瘦骨如柴的农民。办公室对面正在“天罡”“梅花”乱喊一通。另一侧的大房间内，看不清墙上有多少枪支，这是警察的集体铺房，窗户有栅齿遮挡。老杨为急需了解重要情况，便溜了出来，有意往正殿方向走去。如果被刘歪鼻碰上了，就说自己想见见表弟，送去两件衣服。他走近正

殿，一眼看见大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排长枪，默数一下，一共是二十六支。他深深地抽了一口香烟，心中盘算：只要砍掉窗齿跳窗而入，即可夺取。当老杨的眼光投向长廊时，东首的栋柱上捆着三个不知犯了什么“王法”的人。老杨恨不得立即上去解下绳子救出乡亲，但是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马上就警惕起来，默默地回到原处，便在脑子里画下了一幅警察所地图。

一会工夫，刘歪鼻拿出酒菜，热情待客。他先是感叹地说：“啊，想当年，小弟赌钱倒运，多亏老兄相助，至今岂敢忘怀。今日难得相逢，就请多喝几杯，以表小弟寸心。”

“老弟不必客气。咱俩少年同窗，这一点点小事，何必放在心上。如今你官运亨通，来来来，先敬老弟一杯！”刘歪鼻一听，酒兴大作，就毫不客气地一饮而尽。老杨乘机给他连加两杯。酒过三杯之后，倒是刘歪鼻先提出来了：“老兄这次到来很是难得，如有什么要求，小弟理当助以一臂之力。”

“这次登门，有件小事想请你给点方便，就是两天前，我有个表弟到金乡卖田鸡，言语失礼，触犯了刘班长手下的弟兄。”

“哦！知道了。这一点小事包在小弟身上好了。”刘歪鼻满口答应。老杨又给他满满斟了一杯，说道：“年轻人不懂世面，几斤田鸡算得什么。今天我特地买了十来斤亲自送上门来，好让众弟兄高兴高兴。”刘歪鼻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又一连干了三杯，然后开口道：“说起来事情并不难办。只是分所长这几天不在家，回来之后，要是问起，倒不好交差。不过，也不要紧，只要有点小意思……。”

“那没关系，这里已经准备了一点。”

刘歪鼻眼见摆在桌上的十块雪白光亮的银元，一边推辞，一边塞进自己腰包。老杨见敌人已有三分醉意，便拿出二件衣服，

要求刘歪鼻转交其表弟。这时刘歪鼻的咀脸比关公还红三分，他干脆说：“还拿什么衣服，等会儿叫他跟老兄一起回去好了！”

当天下午，老杨领着表弟回到家里，自己急奔白沙缪家桥向农协会汇报去了。

盛夏的月夜，谁家不想在院子里乘凉谈天。然而，在国民党“清党”“清乡”的白色恐怖之下，白沙一带的群众，每到掌灯时候就得关门睡觉。今晚虽是月亮皎洁、清风徐来，但是整个缪家桥地方就象死一般的静寂。只有河东榕树下吴信直的小屋里，还闪烁着灯火。

吴信直是江南农协会的领导人之一，论年纪，还只三十来岁。但在缪家桥穷人的心目中，他好象是个老前辈，无论大小事情，总要找他商量一下才放心。

吴信直今天虽然十分疲劳，但他还是不能休息。他不时望着窗外，耐心等待老杨回来。他整个脑子，都让一个“枪”字迷住了：四年前，因为盐兵黑狗子买肉不给钱，盐民刘开挺见义勇为，讲了两句公道话而被当场开枪打死。吴信直一气之下，擂起祠堂鼓，集中几百人前去与盐兵厮杀。就因为没有枪，不能与他们硬拼，结果只得忍下一口气。去年年初，他领导活不下去的盐民起来暴动，又是由于没有枪，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二十天前，攻打平阳城，也是因为没有枪支失败了。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革命者深深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今晚，他必须取得可靠情报，部署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枪战斗。他想呀，看呀，终于在远处间小路上发现一黑影。黑影迅速移近，果然是老杨。凭着老杨快步如飞的高兴劲，吴信直猜着事情已完成八、九分。他轻轻地打开门，把老杨领进小屋里。

满头大汗的老杨，一口气喝完一大碗凉菜之后，随即汇报了

侦察情况。吴信直一边听取汇报，一边考虑着问题。最后，老杨提出了作战方案。

“如果摸哨不顺利，被敌人发觉怎么办？”吴信直用商量的口吻问老杨。

“要是有两支短枪就好了。”

“那还用说！别说短枪，就是有两支长枪，不，一支长枪也好。”吴信直接着说：“不过敌人只有两个班，没什么了不起。”老杨一边擦汗，一边沉思。吴信直端出一碗米汤放在桌上：“吃一点吧！吃了以后，咱们去找同志们一起商量去。”

夜深人静，吴信直与老杨来到了傅承吉的家里。缪家桥农协会的骨干分子已经聚集在那里了，为了即将到来的战斗，他们群策群力，反复修改方案，直到雄鸡报晓。

六月三十日晚上，农协会会员都集中在傅承吉家里，个个生龙活虎，肝胆相照，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剧烈的战斗。

傅承吉与一个彪形大汉悄悄地从后门进来。一进门，他就说：“老陈来了，会议开始吧！”吴信直迅速地站起来：“好，咱们抓紧时间！”他接着说，“今晚我们准备去金乡东门关老爷庙，将警察所的枪支全部夺过来。自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年多来，杀害了咱们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老百姓。咱们已经尝够了反动派‘清党’、‘清乡’的苦头。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只要咱们人还在，就不能让反动派过安心的日子！”吴信直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国民党盐兵就是靠手中的枪才敢在咱们面前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要是有一天让咱们盐民的扁担换成枪杆子的话……”大个子老陈拿着三根柴片，唰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那就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门口的地下老交通员傅承吉的爱人立即提醒说：“轻一点，大个子，别忘了枪还在敌人手里呢！”

提起老陈，周围几十里内的人都称他为“大力士”。他三十岁左右，是盐民中能担三百多斤的“大扁担”。一百二十斤的关老爷刀，他能一手连举三次。可是他终年累死累活地晒盐，一家人却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去年吴信直带领盐民暴动时，他曾经左手一个，右手一个，飞起腿又是一个，一连打倒三个盐兵。今晚的夺枪战斗，他兴致特别高。刚才路上与傅承吉讲定了，如果敌人负隅顽抗，就杀它个片甲不留。这时，吴信直见他手中的三根柴爿都是一头削尖的，问道：“老陈，你带这个干什么？”他回答说：“金乡关老爷庙的围墙很高，要是摸哨不成，就越墙进去！”

“柴爿有什么用？”一个同志忍不住地问。

“关老爷庙的围墙也跟承吉这风角墙一样是个石头墙。”老陈一边说，一边把三根尖柴爿在墙上插成三级阶梯，自己只踏上了第二级，就抓着屋顶的一根椽子。然后说：“这不是比梯子还好，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进去吗？”

“大力士”这一表演，可真令人高兴。吴信直立刻表示赞成：“好，再削它几根，必要时可以全部越墙进去。”他又检查了准备好的刀棒，叫大家把这些武器都捆在软簟内。

“这些东西都放在河泥船上划去，人都打路走。哦！再准备一条软簟带去。回来时，把缴来的枪支也是这么一捆划回来。时间不早了，现在马上出发，赶到金乡刚好是下半夜一点钟左右。咱们在东门外城墙下与下店桥、神宫桥的人会合，一起行动，趁着夜深，打它个措手不及！”

河面上的船儿疾行如飞，岸上的健儿脚下生风，他们正向着金乡奋勇前进。

午夜后的金乡城，万籁俱寂，只有东门外的河埠头并不平静。三方面人员几乎是同时到达。兵贵神速，吴信直只打了一个

集合手势，一支七十多人的队伍早已排好。他们身穿黑褂，手持钢刀，按照吴信直的布置，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关老爷庙走去。

农协会战士到达关老爷庙的围墙下面，吴信直马上传令就地隐蔽，自己带领老杨与老苏一起去摸哨。三个蹑手蹑脚地到了大门口，隐蔽在大门前东首石屏风后面。只要抓紧时机，突然袭击，就可顺利解决问题。但是，当他们探出石屏风一看，奇怪？一个人影也没有，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难道敌人已经发觉而隐蔽起来？吴信直立即指挥二人一齐扑向西首石屏风，仍然是空空的。老苏急忙上前推大门，被吴信直一把抓住：“要是岗哨站在门内，门一推整个都完了。”吴信直带领二人回到了围墙下，命老陈上墙探望门里的动静。老陈把“三级梯”一插，爬上墙头一看：原来哨兵坐在院内桥头栏杆上，长枪横放两膝，两手托着下巴，正关起大门睡觉呢！吴信直让老陈贴耳说明情况后，随即果断地命令老陈、老杨与老苏三人先进去对付岗哨。这三个战士胆大心细，动作敏捷，越墙入内时，连落地的声音也听不到。老陈与老苏快步到了桥头，敌人尚未发觉，老苏一手夺了长枪，老陈猛地给敌人来了个“锁喉”。敌哨兵来不及开声，老苏的枪口已经对准他的鼻子：“不许动！”哨兵的嘴巴早已被塞进一块毛巾，两手被反剪着绑上。老陈象扑小猫一样将他往桥头边一推，交给老苏看管起来。

老杨迅速地将大门打开，吴信直带领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分成三组，将各个房间看守起来。

盛夏之夜，房门虽然紧闭，窗户却是开着。老陈与其他同志跳窗进入办公室。值班的警察正在帐子里做着好梦，老陈一手抓住他，未等敌人开口，两把银光闪闪的大刀已按住他的脖子。吓得敌人象死狗一样瘫痪在地上，浑身发抖。